

龍其望書法集

啓功署



龔 望書法集

責任編輯：車永仁

裝幀版式設計：車永仁

出版者：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新華書店天津發行所

印刷者：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八開廿印張

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ISBN 7-5305-0685-4/J · 0685

平裝：130圓 精裝：170圓

蘭數

自成

葉后一事

送

余即回

潘之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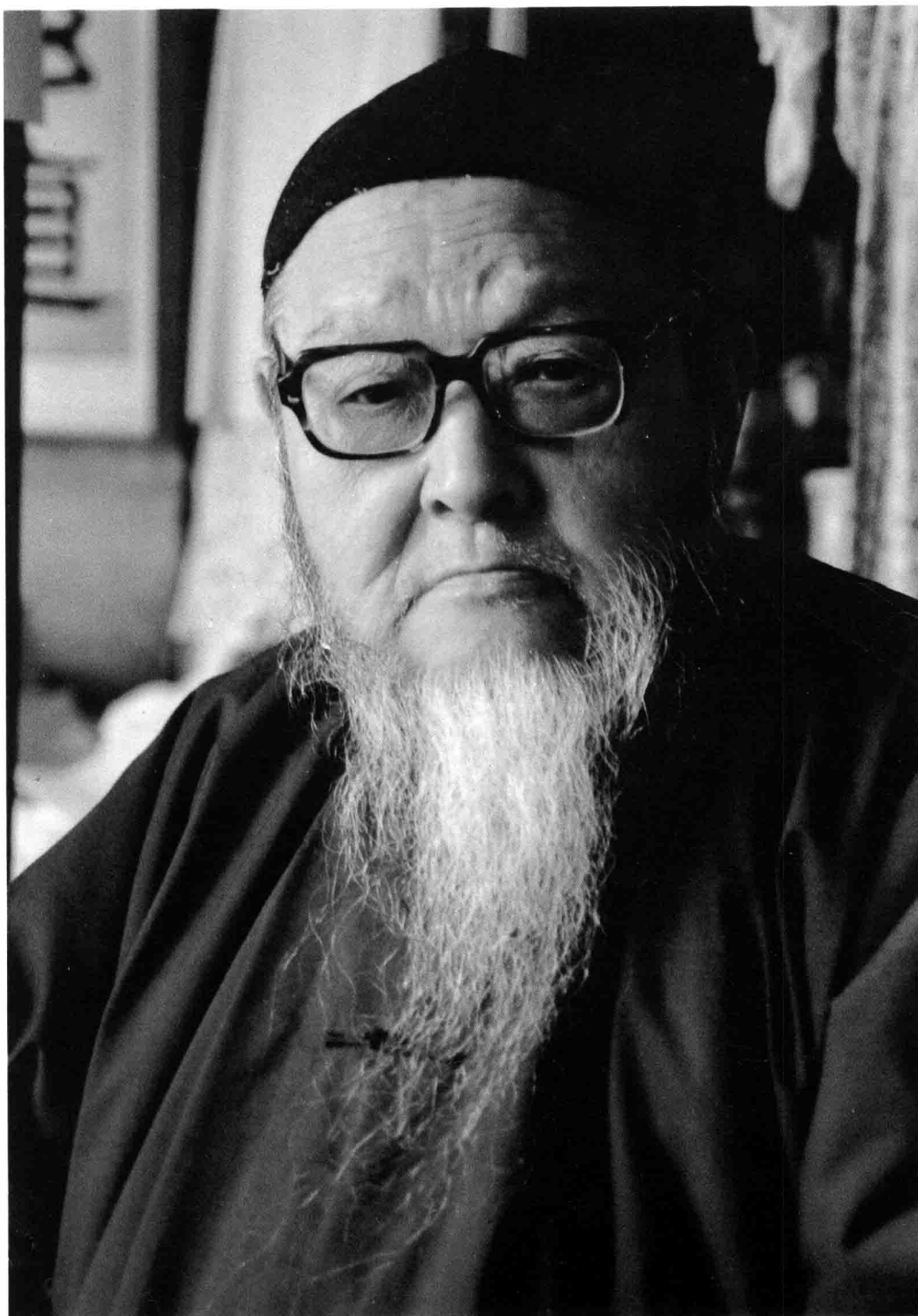
月



龍其望書法集

啓功署





序一

薑盦書法篆刻選序

浩然之氣世形也而孤壅於五地
之石鍊柔如粒米如雲堅不摧以
玉柔之類世處沙之榮非為三折
肱之功亦所孤也

迂老學長養氣由素平居世
汲之不擾世裁之而寬順乎自
然保乃老氏之言無私又映於
書如處靜室而若起乎塵俗鎔

僅就於一體兼存藝於九流形
殊自已面見非偶然耳

迂公學長精通內外典藉學貫
淹宏究明印學收工鐵筆又熟
於郵書札至用字絕無印壁
造人言之為之失嘗由世世
取吾刀難割能隨田王古聖操刀以
割月無全牛一而化直入秦漢
之室絕不化時世裝以媚俗至
字法孤蹤結梅而又孤文化世

方此能常人之所可及形因莫平
為篆刻而篆刻者

一日生印業若干卷屬為之題予
於形道因以形僅易孤贊一詞然此
一否世親在漢唯乃未長為因汰若
千餘皆短于讀夫當世里學術研
究之深廣學問實踐之純粹強壯
為形境界勿法謂王莽弄刀錐以為

篆刻夫也

歲在癸酉立夏同門弟余明善謹識



序二

中國書法篆刻藝術必以傳統之國學爲根基，以博洽之學識、高尚之道德爲歸宿。所以古人之學，先以道德學識爲本，以發揚文章藝術爲末。所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本末一體，不可分解。夫品端學粹，則發于外，其藝術未有不高者。先生早年負笈天津國學研究社、崇化學會，從李實忱、高彤皆、章式之諸先生游，于經史、金石、訓詁皆有精到的研究，又從書法家陳賡洲先生習各種書體。中年以後，時以書法篆刻自遣，沉酣墨苑六十餘載，譽重津沽。

先生治學習書正如其齋名『四寧草堂』。『四寧』者，取傅青主論書句：『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抱定此宗旨，始終不變。先生于古人書跡博搜遍覽，尤喜漢隸，出入群碑，深造有得，氣象雄渾天成，飄宕遒麗。從容于法度之中，優游于畦逕之外。融篆籀、金甲諸法于漢隸之中，點畫波磔、位置過接處渾一天然，絕無湊泊痕跡。觀此乃知兩漢隸書確可以備衆體而爲諸書之所難及。昔南海康先生著《本漢》，于漢隸甚爲推崇。今先生之漢隸熔諸體于一爐，燦然大備，實踐康說，可謂直截了當，一目瞭然。是康先生發現倡導于前，龔先生則典範完成于後，是以并肩流傳永遠矣。先生作書筆下如電掣風馳，點畫形端，多成化境，古樸典雅，奇逸飄宕，其通會之處，人書俱老，或謂當代傑作，此老足以當之。先生收藏古璽印甚富，朝夕摩挲，日有所得。以書法人印，風貌直逼兩京。正如先生在治印題誌中所述：『兩京之製無論金玉石陶，皆有急就，刀鋒亦中、偏互用，以取神韻豐采，惟識者能心領神會。深望學人多臨漢碑，多讀古印，慎勿流于狂怪，自爲高古，庶幾印學宗風，可以不墜焉。』此語可謂雖鑿于石而銘于肺腑，爲後學書篆之箴言。由此可悟先生以師法秦漢爲正途之意。先生晚年之作，其書如錐鑿刀刻，直是治印，印之行筆，直如書法。二者融通，神合意化，遂成一致矣。

喜悉先生將出版書法篆刻選一冊，真津門藝苑之幸事。憶先生藝事尊傳統、徵文獻、崇鄉賢、正人心、教後學。此集之行世，炳然蔚然，美不勝收，則是先生積學結晶之一端，以布于當代藝林者焉。

癸酉三月天津受業馮景昶敬叙于北京寄寓

序三

余十八出津門，歸止無所，往來南北，短衣塵垢，栖栖于朔風斜雨間。雖仰慕薑盦先生久矣，未獲見也。甲戌冬由京師返錢塘，途經沽上，因彭君向陽得謁先生于四寧草堂。『四寧』者，取傅青主論書之意以顏其居也。時先生方倚榻小憩，不以唐突見拒，幅巾起迎，紆尊下逮，言藹如也。傾蓋如故，余爲之欣然移日。

先生字作家，一字迂公，薑盦、沙曲散人者，其號也。先生天縱清粹，慧心朗識，髻髻趨庭，淵雅有自。及就學廬，入國學研究社、崇化學會，受業于章式之、高彤皆諸丈；學書，則歸于陳晉洲之門，後以書法名重藝林，殆始于此。先生既得接武者彥，聆其警效，挾策讀書，從游于舞雩之下；是故所矚益明，所聞日遠，博學以文，盡存漢儒之真；揮斥游談，力避宋學之偏。未冠，舉束修之訓。自是雖數遷教席，疊經憂患，然厲節飭躬，俱嗣芳躅；行己有耻，白首不衰。其授業也，講評孜孜以摩諸生，循循焉，亹亹焉，兀兀窮年，不肯自暇豫，克盡厥職，如出本能也。

先生精諳律藏，潛心禪寂，于諸利養，無所希冀。酌金饌玉，名聞榮位，舉不足以入其胸次；趨承要典，媚瑣邀榮，先生恨之。聞有稱者，心不驚動；見有毀者，意不縮沒。嘗作書云：『吃虧是福』。見高明巨麗之家資重值，持華箋以請，則曰：『吾字千金難買，一文不值。』慧門無壅，言辭安定，《小宛》之意朗然在焉。雖布施，不求果報，于大悲禪院之弘一法師紀念堂盡瘁事之，籌劃、捐資處殊多。非惟景式先哲之解行俱圓，抑亦己身之廓然大公也。

先生淡泊明志，愍惻淳至，然及其臨大事，履大難，則堅操勁節，侃侃不撓，固若佛家舍利。丙午之變，文革禍起，先生驟遭困厄。當其時也，大樹飄零，圭月孤懸；書影琴香何在，鵲聲雨夢莫聞。先生寂寞一隅，正襟危坐，日以破舊報紙泚筆作書，風檣陣馬，毫摧穎挫。耿耿乎其忠憤不減屈子。此向陽君語之余也。聽之默久，肅然贊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先生者，誠史之典型也！

然先生之于史，有深意焉。昔人嘗云，能爲史者，能不爲史者，余謂先生是也。先生念史闕有間，墜緒茫茫，常憾史之不賅，悠邈難紹焉。于是，上下古今，訪碑求書，尤以鄉邦文獻爲指歸，俾其不蕩爲冷煙，鞠爲茂草矣。吾邦先賢之《欲起竹間樓文集》、《梅樹君先生年譜》、《剛訓齋集》諸書，得避秦火而化身千百，舉邑乘信史，粲然有徵，如救月去蝕，掩者可見，皆先生之力也。

先生文章政事煥然炳耀，書法特其一斑耳。然觀夫津門書史，導江雖研精漢隸，獨步一時，推爲訓典，尚難副之。文山行草得晉唐筆意，瓦盆墨花，人爭奇之，論其盡善，或伊有疑。五橋規模虔禮，論形質具矣，論神彩，則如

風過草低，千字一律。野田取徑鍾王，專摹顏柳，總其終始，惜多蹀躞。近世惟壁臣大字雄傑，骨力洞達，有足多者；蓋榜書至難，故能書即致爲世重也。迨至今日，則急遽創新者盈盈，汲古嚮臻者渺渺。先生欲起而振之，幾以塞其末流，導其淵源，其任也重矣。

故先生之爲書也，真學歐顏，草宗《書譜》；出入兩漢，和以天倪；上溯周秦，但取神骨。所學《石門》、《西狹》諸碑，據篆楷之過脈，于法度中擷其空明，于運用中叩其虛寂。遂而默契漢矩，皆歸夏商舊國。

試取《石門頌》臨本可見其犖犖大端焉。逆起回收，行筆遒緩，長波鬱拂，微勢回環。取與舊拓并觀，其儼然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竹在胸，若金在冶之概。上下千載相望，駢稱精絕，不爲過也。

張磊庵嘗謂：《石門頌》雄厚奔放，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然先生揮灑自如，且中鋒最厚，豈非筆端金剛杵哉！審之，實鷄毫也。

蓋先生擅以柔翰養勢，發之勁腕，鈎勒婉健；形之點畫，緊勁聯綿；故碧樹臨風，懸崖溜雨，萬象紛紛，盡出毫末。正迺《九勢》之『筆軟則奇怪生焉』。人譽之筆法之妙。又偏愛熟紙干澀之質，使楮如簡；以燥用拙，以濃出淡，以至筆枯涵韻，墨影若無，自然縹渺。又譽之墨法之妙。至于結法，則如何緩叟，胥以橫平豎直爲律；隔筆取勢，空際含毫，計白當黑，遞相映帶也。

然此三妙尚不足以傳其神彩。若乎神彩，山之有空翠，石之有胞漿，竹之有蒼蒨，月之有煙霜，差足肖之。

夫曲藝亦有然者矣。亶其然耶？試論之曰：書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也。先生作書，如人定僧，其誠至也，其神全也，其達乎道也。與夫呂梁山人之游百丈懸水，伯昏瞀人之臨千仞深淵，其揆一也。規矩諳于胸中，自然容與徘徊，浩然筆之所之，是以玉暖生烟，芝冷團雲，自有奇采。書雖藝事，是處處離相，矧成佛道因由，此先生書道之旨也。

今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哀集先生翰墨，都爲一卷，將付剞劂。世之取範，則有待于是焉。義有幽隱，勉爲錐指，由瑟不文，點琴誰與？若覽者不以繁雜爲倦，斯幸矣。

丙子三月後學范景中謹誌于古杭之西泠橋畔

一上聞

蓋新達要

寒盡無識

泉火代時

薦傳事

答心利

師心養

敢香名

永舊以二自

新其也



懷步心未

君詠子眠

屬涼落

天幽

夜人

簫空應

壬戌歲末
庵鷄頤老
韋



寒 等 宮 子

落 宋 女 宗

古 寒 在

所 紅 開

宮 白 聖

頭 說

子宮等寒
宗女宋落
在寒古
所紅開
宮白聖
頭說



己願

過問